

劔川姚氏本戰國策

錦章圖書局  
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9  
3

羊子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文庫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  
 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錢劉去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  
 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  
 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  
 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  
 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  
 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  
 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  
 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  
 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  
 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  
 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  
 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於山東

國策

卷十九

一

010190611693

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不無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等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

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汜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為一本無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如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

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伯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士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擗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

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懼伏繕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心忿恚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

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

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奔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王曰曾本添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第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

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功有所止曾本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

臂二字錯臂一作拊面孔行 甌一作越 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

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稱縫注戰國策作鯁冠林縫一作鯁冠黎縹史記作却冠林絀

字多假借故作林絀耳蓋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

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

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

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

求善也今鄉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

變服騎射以備其叅胡續云史備燕三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

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

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

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

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今欲繼簡襄之意以

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

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

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

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

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

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

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

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於一無禮之變能與時化

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也以私

誣國賤劉改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國者族宗反劉本無此此兩者先聖之

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

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

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

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

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禮無

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

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世不必一其一本無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鄙魯無奇錢改奇行也曾集無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順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

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漢遺單于有黃金師比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鈞也則此帶鈞亦名師比則皆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

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去荀子注引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

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母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項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鈞罕鐔蒙須項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劉去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



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卬為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

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緇請地趙王乃令

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

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

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取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

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

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

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

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

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

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

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

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

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

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

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

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效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

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

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

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

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

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

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

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

餘兵圍邯鄲之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

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

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

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

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子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錢劉去王字添云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子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

國策卷之二十一

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精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止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闔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劉作爲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劉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

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樞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子其所謂賢奪其所謂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颺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傳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駮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

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昔一作昔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昔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昔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昔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昔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昔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於一無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

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愕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甲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曰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趙四

高誘注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尹曾無此以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抹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曾作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葛葛薛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一作魏一處於趙一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一作大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其欲事王也甚循一作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一作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措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措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措秦雖有變則

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措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咤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躋重者矣後合與躋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行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齊之燕趙代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兵始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邑二周即趙自消劉本無燥字矣國燥一作燥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



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秦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端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宗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宗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侯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虞卿請一作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

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曾劉范座而劉無下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

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燕封宋人榮蚤為高陽君使將而

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劉本添

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盱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蚤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

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之乃引其兵而歸  
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  
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淹齊人戎

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塞續云新唐史集韻皆以為武后所製

戰國策抑別有所謂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塞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

承如臣作惡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坐又鷓冠子亢倉子

皆有塞字姑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

必效曾劉鼓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劉本無謂趙王曰齊畏

從人劉本無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勲劉勲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

善乃召趙莊劉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

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

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愚曾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

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

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

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

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

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

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

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今外臣

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

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

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

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

法曾作郭有所謂桑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柔者便辟

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  
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曰其賊在  
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  
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  
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  
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心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  
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  
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  
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  
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  
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  
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之嫌於口  
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  
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

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  
其而厚遇之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之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  
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  
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

劉點此二字  
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  
結秦連楚曾去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為之謂一作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  
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  
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  
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  
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  
龍言一本無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怒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一本去耳曰老臣今者

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者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一作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父長有曾作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為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

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卷第二十二

魏一

高誘注

知伯索地於魏栢子魏栢子弗子任章曰何故弗子栢子曰無故索地故弗子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臯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箕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觀續云後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

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三字食之其且一作且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無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

信字無不足保也是一字無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曾作廬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

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棟而一本無不辟者此吳起

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脰形塋之險阻决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一作寧纍囊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

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一作寧纍囊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捍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劉作盡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臣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壘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疎曾作海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

曾去酸棗壘方千里壘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

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

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

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騎五千疋曾劉無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故兵

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

壘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

內劫其主以求割壘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

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

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

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壘四平諸侯四

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

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

亭障者叅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壘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

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於

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

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

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

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

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

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頃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申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搥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曾劉無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劉作干夷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莖廣矣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塋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

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  
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知曾作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

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  
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  
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  
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一作本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  
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  
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  
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為不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而群臣  
之知術也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

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  
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  
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  
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  
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  
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  
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  
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荏則韓之南陽  
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  
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曾作便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  
反燕荏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  
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



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草下伐齊之事遂敗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一本無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孫作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

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又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過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為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道之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 卷第二十三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子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繡今直言需從中敗君

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

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今吾為子外

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

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劉曾題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為助也曾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

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

而左魏劉無此注曾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滌樂而從後曾作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

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

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劉去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

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劉去身而一本無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

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

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

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

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劉添勝兵罷敵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

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

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子勿復言群

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

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一作惠公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

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之一本無尾纒水齧

其墓續云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

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許至于岐下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鄂縣

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滴山鄂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

宜得蠻水所齧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為稽古也續云樂音鸞說文云見棺之前

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

朝後語張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

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

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曾添殺之不為

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壑既已得壑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

太上伐秦其次實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實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曾劉無此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生

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咄周寂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博切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

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内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孫臏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闢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其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惠施為韓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曾去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壘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一本當

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  
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定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  
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  
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曾作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  
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添不安也夫舍萬乘之  
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  
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  
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定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  
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  
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定矣趙  
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  
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  
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塗非定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  
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塗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一作多割塗以為利重  
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於秦  
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塗於王王雖復與  
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塗欲與之  
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  
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塗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  
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  
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  
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  
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  
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曰寡人  
自為知太子罷  
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  
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  
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

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一本無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一作臺而  
望崩山一作崇山藝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作方其樂忘死遂盟強臺  
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卷第二十四

魏三

高誘注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  
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  
大王趙趙字無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一作曾事寡人使寡人絕秦  
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  
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  
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寧鄴也今郊一作孫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  
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

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  
善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  
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  
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  
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  
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  
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  
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為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  
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  
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  
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  
勝史記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  
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

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干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宰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姓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去史衛劾單而君制父秦兵已全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

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

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劉本能

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陽字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

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

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壘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

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壘夫欲壘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壘其勢必無魏矣且

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

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

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

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

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

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

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

髡於王何益若誠不劉無便魏曾無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

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

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

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也王曰可得聞乎孟

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曾無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曾無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

國策

卷之四

三十



一本無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眾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

厚劉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

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

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

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

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使事必就易與利就

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

關與之事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

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

之塞劉作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

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

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堽津而以西

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

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

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

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

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

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乎關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

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

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楚魏疑而

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

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

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

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

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

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集本有矣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薛陰成以為趙養邑而趙無為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姑衣乎臣為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也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

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子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鼻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親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卷第二十五

魏四

高誘注

關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鄆郢

八年關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穡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

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主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以字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

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秦劉作不出攻則

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歸字添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

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救韓韓怨魏西

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

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王之聽也不以挾私

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

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

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考矣以為秦之

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

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

之秦趙必復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為而收齊趙攻荆欲為而收

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

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本

添大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

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

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本

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

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

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

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

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䟽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

遂伐齊與魏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

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

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

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

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

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精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精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窳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窳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窳也今周窳遁寡人入齊齊無通端字添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為與國相與同禍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遂一作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

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者至縞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一本作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帽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能死之弗能棄之劉無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也一本作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

不足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  
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  
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  
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  
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  
一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  
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  
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  
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  
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  
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  
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  
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  
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  
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  
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  
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  
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卷第二十六自此卷復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  
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  
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  
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  
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  
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黽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必用盡忠而已  
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謂無學於子者  
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

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  
 穰洧水南有涇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  
 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字鄧師宛馮龍  
 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鍍鐵幕革挾吠芮無不  
 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  
 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  
 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  
 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  
 為牛後續云顧氏家訓引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  
 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  
 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  
 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非史記後語作  
 民之所食大抵豆飯呼豆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  
 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  
 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踣踵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  
 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曾添騰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  
 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  
 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  
 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  
 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  
 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  
 危矣夫造福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  
 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  
 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



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宣韓一作王謂膠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兩字無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昭一本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韓無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秦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

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白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白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揚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甘茂也亦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為本一作韓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

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敝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敝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敝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sub>一作</sub>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

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sub>一作</sub>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秦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sub>一作</sub>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sub>一作</sub>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

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諛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

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

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鄰一作欲

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劉無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

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

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

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

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

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

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

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

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

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

而楚為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傲錢無字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

國策卷之六  
之舟上擊之臣為王之楚王骨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我反無見  
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  
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  
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  
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  
秦楚關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為謂劉楚王曰不若  
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  
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